

刊謬正俗

正年

簡

上刊謬正俗表

臣揚庭言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況乎業隆學海義切爲山庶進簣於崇高思委輪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偉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陵之蠹簡俾備蓬山採汲冢之舊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迴天睠臣亡父先臣師古嘗撰匡謬正俗藁草纔半部帙未終以臣豐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六典迂訛於斯矯革謹齋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符璽郎臣顏揚庭上勅旨顏師古業綜書林譽高詞苑討論經史多所刊正前件書

發明故事諒爲博洽宜令所司錄一本付祕書閣仍賜其子符璽郎揚庭絹五十疋永徽三年三月十五日中書侍郎來濟宣

刊謬正俗卷一

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論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脩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至於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故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竝其義也而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違經背理綴文之士咸作此意用之大爲紕謬君言夫子之言不可得聞者論語二十篇所述夫子言語何從而得又不應語弟子云予欲無言

攘或問曰論語云直躬之父攘羊注云攘盜也何以謂盜爲攘

更有何義答曰按爾雅云攘仍因也書云寇攘矯虔卽其事也風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今人讀云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按此蓋序釋風者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

架詩鄭氏箋云鵲之有巢冬至加功至春乃成此言始起冬至加功力作巢蓋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爲架若以構架爲義則不應爲架功也

夾又詩傳曰山夾水曰澗此引爾雅正文言兩山夾水名之爲澗居然可曉而劉周之徒又音夾爲賴於義無取亦爲專輒

籀問曰鄘詩牆有茨篇云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毛詩傳云讀抽也抽是何義答曰讀止謂道讀之讀更訓爲抽翻成難曉按許氏說文解字曰籀讀也從籀聲摛卽古抽字是以籀或作籀此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爲抽引之義又左氏傳云其繇曰專之渝其繇曰士刳羊之類字雖爲繇音訓皆作籀並謂讀卜筮卦繇之辭也

甲衛詩芄蘭篇云能不我甲毛詩傳曰甲狎也毛公此釋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遂音甲爲狎案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譬猶數字訓厭葛覃篇云服之無斃豈得讀云服之無厭乎若以甲有狎音假借爲字者不應方待訓詁始通其義也背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

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溥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之溥字讀爲團圓之溥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音上袞反此字本作霽或作溥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袞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義矣下云零露漙漙者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衡齊詩南山篇云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禮云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卽橫也不勞借音而徐氏並音爲橫皆失之矣

忉甫田篇云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敘憂慘之情多爲忉怛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以感發意忉怛而憫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

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
矜小雅鴻鴈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爲各
頑反案此詩當章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
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之
使有依也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
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讀矜爲鰥既無所憑大失本
旨

央庭燎篇云夜未央傳云央旦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
也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並是中義許
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
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
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

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

號北山篇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從上及下句句相韻叫號者猶言誼呼自恣耳非必要謂號咷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爲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以非也

享楚茨篇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鄭箋云享獻也又信南山篇云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審其意

賚楚茨又云徂賚孝孫毛傳云賚予也徐仙音賚爲來亦所未詳

莫大雅皇矣篇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毛傳云莫定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云芻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將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喻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也而末代文士引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爲瘼從而釋之云求瘼謂其疾苦耳至乃呼刺舉宰牧爲求瘼旣易本字妄爲臆說安施失所比喻乖方相承用之曾無覺悟雖采酌經詁而大違厥旨亦爲巨謬

刊謬正俗卷一終

按顏揚庭表以爲藁草纔半部秩未終則知是書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於上然所引論語尙書東觀漢記後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宋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以知止是屬藁之際偶爾標題未皇緒正除史記乃是論史記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尙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旂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旣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必有闕文受授字下乃是謂壽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益知非當時定本顧其所是正譌謬甚众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揚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

乞言讀有爲又似未失也裨謚謀於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
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
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旣
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
岳必不以免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盛之意若
以爲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此則文人相輕或損
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
研研然也研研卽崛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夫殿乃殿
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乎從而求其義則過矣應
辰從外舅借是書因記所疑於後云紹興十三年八月晦汪應
辰書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余攷之其失自楊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

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於大
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
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
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甲戌十二月望日書

臣等謹將臣等所擬章程
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奏

徐仙字恐當作徐仙民蓋唐諱民字然陸德明釋文不諱也況師古此書有世民字處然欲只作徐仙除去它民字迺可耳庶不失其真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以爲陸士衡用事之誤然詩人便宜不宜拘以箋註若作背與襟尤覺意切而味長也

取於人取人恐當有兩音

上與區固爲同音但所引陸士衡詩以證者非漢書上蓋不言荀卿子以爲區蓋是也

怠字固有苔音然所舉證者非易曰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當以此爲證

免字不惟漢書黽勉作閔免而晉人用免迺有則勉字者足見其通用也